

懂得刑侦、善于防备、精于隐藏自己有关。然而，再“精妙”的伪装，也阻止不了真相大白的到来。

“圈子文化”导致“窝案”

“系统性塌方”的“窝案”多发，是公检法系统涉黑案件的另一特点。例如，2021年4月25日，山东省纪委监委公布：威海市委政法委书记刘茂德等14名政法系统党员领导干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同日被查的这14名原政法系统干部中，包括政法委书记、法院副院长和法官、公安局副局长等，涉及地区包括威海、淄博、滨州、济南、日照、德州。

2020年7月22日，全国扫黑办发布了已经办结的4起挂牌督办案件，其中包括公检法人员的“腐败窝案”——山西任爱军案。此案查处“保护伞”93人，其中厅级干部7人、处级38人。

2018年2月，山西省公安厅发布通报：太原警方再次成功打掉以任爱军为首的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团伙。请注意这个“再次”。实际上，早在1994年，任爱军因流氓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被判有期徒刑6年，1996年减刑出狱。2003年，任爱军又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绑架罪等被判处无期徒刑。然而，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任爱军经多次减刑于2013年6月刑满释放。

任爱军被查实共七次违规减刑。他在汾阳监狱服刑期间，酒后无故殴打同监狱服刑人员王某。因为监狱处理不公，王某自焚，导致全身90%烧伤。事件发生后，任爱军不但没有受到惩罚，还借此调换到晋中监狱，并提交了减刑申请，由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18年。

按照当时的规定，涉黑涉恶的重刑犯需要不断更换监狱关押，这点被任爱军充分利用，“逢换必减”。

此外，任爱军举报别人早已经举报过的事情，被监狱报请减刑2年半，但他还不满意。临汾中院审监庭原副庭长邢锐说，

为了达到任爱军顶格减刑的目的，他为任爱军操作花钱买减刑，让任爱军交30万元财产刑罚金，把减刑上调到了3年。

在任爱军等人钱色利诱和黑恶势力威胁下，监狱管理系统有的民警主动为任爱军在监狱内开单间、设小灶，让他可以玩电脑、用手机，使其条件堪比“住酒店”，并纵容其与外界联系减刑事宜。曲沃监狱的看守大队大队长裴军亮，为任爱军创造了特殊的监狱环境，在任爱军出狱后，他还多次上门探望。

中央纪委监委的通报中提到：之所以任爱军能多次违规违法减刑，是当地“圈子文化”“打招呼文化”盛行所致。山西省监狱管理系统从省局领导到监区领导，基本都由系统内部产生。他们以老乡、同学等关系为纽带结成圈子，相互依托，在任爱军违规违法减刑议案上，“无原则打招呼、无原则承诺，以能人为人办事为荣，自以为没有权力寻租，实际上却被任爱军等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使减刑屡屡轻而易举得逞”。其中，山西省监狱管理局原局长王伟多次主动给下面的监狱打招呼，有时甚至催促监狱尽快给任爱军办理减刑材料。

针对这起典型的政法系统内部的涉黑“窝案”，山西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商黎光提到铲除黑恶势力经济基础的重要性。“任爱军服刑期间能够遥控指挥监外人员、拉拢腐蚀党政干部，靠的正是长期为非作歹积累的不义之财。所以，扫黑除恶工作必须坚持清查追缴涉案财产同步进行。”

“靶向施治”与“大数据核查”

要有效打击公检法系统内部的涉黑犯罪，必须要采取各项得力的措施。

10天之内，河南省濮阳市纪委监委连续公布2名政法系统领导干部接受审查调查的信息，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2021年5月7日，濮阳市公安局网络安全和技术侦查支队原副支队长刘学恩接受审查调查；5月17日，濮阳市台前县公安局党委副

之所以任爱军能多次违规违法减刑，是当地“圈子文化”“打招呼文化”盛行所致。山西省监狱管理系统从省局领导到监区领导，基本都由系统内部产生。他们以老乡、同学等关系为纽带结成圈子，相互依托。